

西昌淪陷前後

趙宗鼎

保衛西昌的戰前形勢

西昌是川、康、滇三省邊區的一個重鎮，今總統高瞻遠矚，於抗戰期間，即在西昌設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昌行轅，一面開發邊區，一面作為控制三省的軍事據點，抗日勝利後，賀元靖（國光）將軍在重慶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辦公廳主任任內辦妥復員還都南京工作以後，即奉命飛往西昌擔任行轅主任，旋於民國三十六年奉命改為西昌警備總司令部，筆者因一個偶然的機會，得以追隨元公充任總部參議處長等職，民國三十八年秋冬之間共匪到處猖獗，大陸軍事急遽逆轉，我中央乃宣佈「政治台灣」，「軍事西昌」之決策，重點是以台灣為政治中心，以西昌為軍事中心，同時強化戰鬥內閣擬於必要時進駐西昌指揮反攻大計，當時胡宗南將軍正統率大軍自陝西越過秦嶺轉進入川，準備殲滅共匪於成都平原附近，不料重慶為匪乘虛侵入而告淪陷，所有重慶附近部隊，以及中央在重慶的機關均奉命西遷，一部份由成渝公路「成都—重慶」經璧山、永川、內

江、資中、簡陽退往成都待命，一部份沿樂西公路「樂山—西昌」經樂山、峨眉、龍池、新場、金口河越夔衣嶺到達富林再退西昌，至此期間四川軍閥劉文輝等突然變節投匪，以致情況極為混亂，軍民載道一夕數驚，沿途車輛輻重損失極為慘重，此時胡宗南將軍已奉命以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代長官名義（西南軍政長官是顧上將墨公）轉進西昌收容各路部隊重新整編，再作部署反攻之計，胡將軍因當時成都方面尚有許多重要軍事計劃必須親自裁決，乃於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先遣李昆崗將軍（現在台灣）為前進指揮所主任，率同朱光祖團（欠一營）限期空運西昌，其餘部隊計劃陸續空運，詎料在這一段時間天氣異常惡劣，西昌又在羣峯環峙之中飛機不能冒險，以致無法續運，當時劉逆在西昌的部隊駐有一三六師，師長伍逆培英就是劉逆的女婿，他因看見中央的部隊開始運集西昌，內心極為恐懼，他想用先發制人的手段，一面假演習之名在西昌近郊一帶挖掘戰壕加強工事一面迫使地方士紳徐仲緯、賴致中等三十餘人同往總司令官邸晉見元公，試行

說服工作，但他們進入客廳落坐以後都一個個囁嚅不敢啓齒，賀元公乃正色告之曰：「諸君的來意我已十分明白，是受了伍培英逼迫來講和平的，這個要求與我的立場完全違背。」

一、所謂和平就是附逆投匪，我豈可不顧人格不講正義，況就立場而言我的職位和任務都一定要制裁其行動以伸法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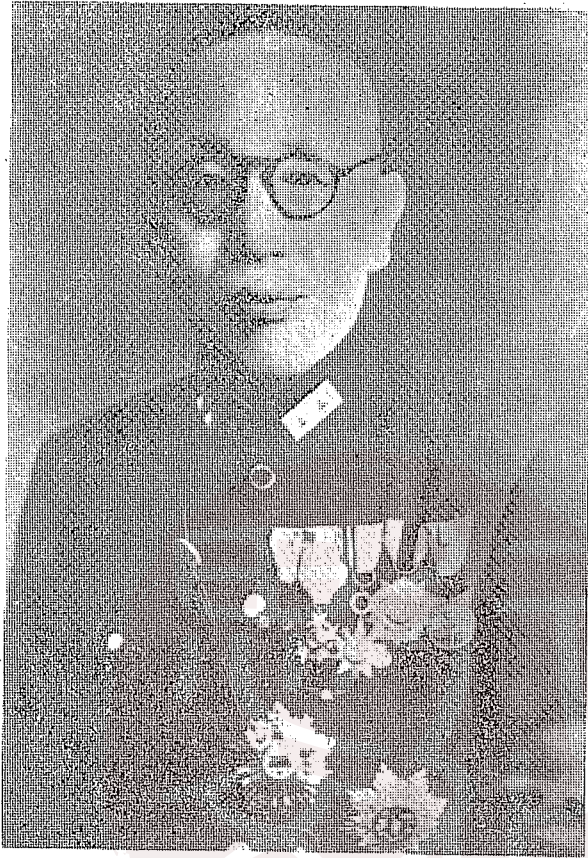
二、你們所說的和平，就是不要打仗免得糜爛地方，但這還是要看情勢如何的演變才能決定。

三、我是秉承中央命令絕對服從 領袖，無論何種情況之下絕不會接收任何無理條件，這就是我今天要告訴各位我的決心。」

伍逆培英策動的這些士紳在賀元公官邸碰了一鼻子灰以後都抱頭鼠竄而去，他們走後元公隨即召集我們緊急會議，並當場告訴我們說：「我上次去重慶晉謁 領袖蔣公，曾面陳目前西南情勢及共匪在軍事上可能的趨勢及企圖，並建議國軍應轉守岷江延伸至雲南之線，以雅安、西昌、會理為後方基地，分派重兵鎮守雲南，負固西南

邊區各地，國軍前途仍大有可為，當蒙嘉許採納我並面稟 領袖：「國光此次回防，職責所在，不成功，即成仁」，現在伍逆的猙獰面目業已流露出來，最近天氣如此惡劣短期內似難好轉，希望增援的部隊一時也不可能，西昌已經到了最危險的關頭時機迫在眉睫，我已下定決心，絕不能等待空運部隊增強再行動手，現在大陸均已淪陷，西昌已成唯一孤城，我們退一步即無死所，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後生，我們現在都是孤臣孽子、民族正義，軍人氣節，就在這依違一念之間

，如果不幸戰敗，我願追隨太原五百完人之後不讓他們專美於前，我們在坐的自參謀長程冠珮將軍（現在台灣任台肥公司董事）以下各處處長科長參謀等均已泣不成聲，誓願追隨總司令戰至最後一人以報黨國，總司令元公非常鎮定的下令由參謀長負責召集各有關單位星夜馳往離西昌城十餘公里的新村擬定作戰計劃（因為伍逆的師部亦在西昌城內）我記得參加作戰計劃的還有長官部前進指揮所主任李昆崗將軍（現在台），稽查處處長談榮章將軍（在台病故）朱光祖團長，警備



指揮西昌戰役的前西南軍政副長官兼西昌警備總司令賀國光將軍

總部警備團邱純川團長譚炳森科長（現在台）等，這個作戰計劃就是由譚炳森科長主稿的，層轉總司令核定後執行，總司令另一面令筆者務於三日內搜購足敷我軍三月之用的糧食，以備守城之需，我乃晝日夜之力不眠不休，發動軍民緊急搜購如限完成分別屯備在指定地區俾供軍用，以上就是保衛西昌的

戰前形勢和準備的情形。

擊潰伍培英部的經過

我方的行動是依據總司令賀元公的密令，於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乘夜半月色初起時開始攻擊的，事前我方已經遵奉指示，分別佔領城內各處高地以得瞰制之利，出擊時是朱光祖團長率兵一營為左翼，邱純川團長率兵一營為右翼，分向小廟，飛機場兩側方向挺進，在小廟附近經過一場戰鬥，伍逆部隊即潰不成軍紛向禮州方向退却，我軍乃乘勝佔領禮州，俘獲伍部官兵百餘人，內有李凱團團的中校副團長一名，並在禮州附近獲得伍逆的衣帽私章文件等物，其逃亡時的倉促狼狽可想而知，他們並在沿途散落銀鏡與鴉片甚多，悉被當地鄉民拾去，這些鴉片與銀鏡是他們部隊平時發餉都要搭配鴉片而來的，銀鏡則是他們平日販賣槍彈與夷人交易而來的，因為伍逆的部隊多數都是老弱殘兵，大部份染有鴉片烟癮，老百姓都知道他們每人都有兩枝槍，一枝步槍之外還有一枝烟槍，他們的連部、營部、團部都可以隨時開燈一榻橫陳呼呼大吸，因為他們上下一致，有志一同，大家都是黑籍的朋友，所以我們祇動用了兩個加強營的兵力，就將他們全師打擊得潰不成軍，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這樣開玩笑的戰事，在禮州附近遺屍遍野，我奉命清理戰場的時候，還發覺兩具冤死的屍體，一具是伍培英在陸軍大學第十期的同班同學薛奉元，他本是來西昌到伍培英師部作客的，不料在隨同伍逆逃亡時不幸致被擊斃，另一具是越嵩縣的縣長劉文

虎，他曾經當過劉文輝部下的團長，交卸團長後即改任縣長，他是劉文輝的死黨所以不能不隨同逃亡，想不到也在禮州死於非命。薛奉元的屍體是由背部射穿前胸，劉文虎的屍體則是腰部以下一排有五個彈孔，很顯然是被我方機關槍射中而死的，真有點慘不忍睹，這兩具屍體我奉總司令元公面諭購了兩具薄棺就在禮州附近的山上草草殮埋，後來我們的警衛團團長邱蘆川還帶開玩笑的質問我為甚麼要為敵人購棺殮埋，他不知道我是奉命辦理的，由此更知賀元公為人的厚道。

收容俘虜和辦理善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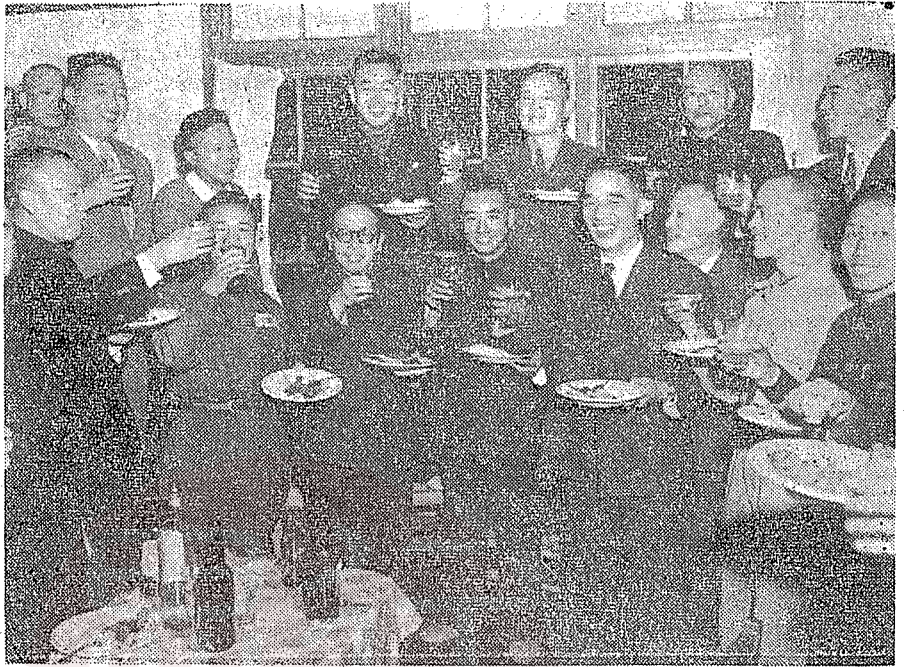
伍逆叛變前在西昌一三六師師部，是駐在西昌城內離總司令官邸不遠的一所大營房內，也就是和西昌警備總司令部同在二條長街上。不過一個在街的南邊一個在街的北邊而已。我們在禮州和小廟一帶將收容伍逆的俘虜，派兵壓解到西昌以後，即拘禁在原來他的司令部內，把他們臨走時在西昌附近及沿途所拉去的伏子，分別查明交保釋放，他們這些俘虜平時是享受了黑白兩餐的（黑餐是指鴉片烟）白飯我們當然照開，可是黑飯却無法供應了，因此他們涕淚交流痛苦萬分；總司令乃一面令政工處長且司典將軍派員上課施以再教育外，一面又令軍醫為他們打針戒毒，使他們都出乎意外的感激涕零，他們的淚究竟是為感激而流，還是因烟癮發作而流那就祇有他們自己才明白了，被俘的軍官則另行禁閉在郊外新村附近一所營房內，前文所說一名被俘的中校副團長也在其內，他姓張，名字我到一時想他不起，因為伍逆

沒有投匪以前我們同駐一城，西昌地方又很小，所以大家也相互認識，他是四川大邑人，我記得在一次新年遊藝會中看見他會唱平劇，一趕三的二進宮不但唱得字正腔圓而且還是自拉自唱，我去俘虜營查看的時候他正在閱讀三民主義，這當然是我們政工單位發給他的，因此我想到他們在沒有變節投匪以前各級幹部都能熟讀三民主義，也就沒有這場叛變的戰爭了，他看見我的時候低頭不語滿面含羞，我也不便說些什麼祇好笑笑而已，他們還有許多的官佐都有家眷住在西昌城郊各處，戰爭一起她們也就無法離開，總司令會顧慮及此分令政工處會同西昌縣政府及警察局調查登記，予以安撫及救濟，直至我們奉令撤離西昌的最後一天，賀元公的待人可以說真是仁至義盡。

賀公兼任主席安定民心

劉文輝的叛變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初的事情，中央得到了這個情報以後馬上就電令賀總司令兼任西康省政府主席，並命就在西昌成立西康省政府，元公乃延攬當地漢夷友黨知名之士，為人正直而能起領導作用者呈請派充省府委員，用意在先求團結安定，再圖發展，所以在省府成立的時候警備總部高級人員除了派第二處處長趙叔筠（在台病故）兼省政府主任秘書外再沒有第二個人調往省府工作，當時元公審度環境，他的想法是因為劉逆文輝在西康駐軍與執政共計十有餘年，他在地方潛在的勢力與黨羽一時無法肅清，我們的兵力又極單薄，不能不先採懷柔政策，所以在西康省政府成立的同時即將事變經過佈告

，歸罪於伍逆一人並未株連其部屬及地方人士，此項佈告張貼後惴惴不安的人心頓時為之大定，而中央勢力亦因而為之重振聲威，因此原任靖邊司令副司令的夷族首領鄧德亮孫子汶，土司吉紹禹、諸葛世槐，鹽邊團隊長張玉麟，會理團隊長蘇國憲等均聞風陸續親來西昌請訓，願聽總司令指揮從事反共工作，三十九年一月胡宗南先生率同參謀長羅列將軍及長官部各級幕僚人員由海南島飛抵西昌坐鎮，在這短短一個多月之內向西昌集中的單位及個人為數甚多，由天全繞道大山經過千辛萬苦才到達富林的有胡長青軍長，他是身經百戰之餘可是到達時祇剩下遊擊幹部幾十人了，在我們撤離西昌的時候已經證實他在越嶲縣境內陣亡，他是求仁得仁為國捐軀了，胡軍長是湖南臨湘人，軍校四期畢業，聽說他的家屬現在台灣。另一位師長田中田將軍他是經過許多曲折困難纔於西昌取得聯繫的，他經由松潘繞道草地擬向西昌轉進，並曾經一度攻佔康定，我們在無線電裏收到了這個勝利的好消息為之振奮不已，西昌的寧遠日報並且為之特出號外，各界人士到處鳴放炮竹誌慶，歡喜若狂，惜田師終因眾寡懸殊彈盡援絕不久就在康定附近為劉逆部隊擊敗了，還有一位張師長桐森他是由雲南昭通反正歸來，王團長伯驊是在四川東山附近不願隨他的師長附匪，毅然脫離其本師反正真是大義凜然，並率隊擊潰劉逆在富林守軍即奉令駐防該地用固西昌外圍，由樂西公路經峨眉越雲衣嶺來西昌的有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副主任潘季剛（佑強）將軍，他率領的王團有一千餘人，願軍長葆裕率隊六百



參加西昌戰役來台同仁聚餐會攝影留念（時在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第一排左起第三人為賀總司令，第四人為本文作者，第二排右起第四人係警光社記者適逢其會。

餘人，槍三百餘枝，劉軍長孟廉率隊四百餘人槍百餘枝，國防部休養總隊金克明總隊長率三百餘人槍二百餘枝，此外尚有各機關部隊將級軍官張振國、張選澄、梁樹強等三十餘人，他們在途中經過了很多的艱險和幾乎無法克復

的困難，可以說是千磨萬難才到達西昌的，這些不屈不撓的將軍們都是國家不可多得的忠貞幹部，現在他們多數都在台灣，張振國將軍就是當年在鄂西與日本人鬥智，出死入生負責情報工作的「地下司令」李麗華和楊羣主演的「一寸河山一寸血」，「長江一號」「長江二號」這幾部風行國內外的影片就是他的血和淚交換所寫成的，張選澄將軍來台後虔心佛學頗多成就，梁漢將軍是一位儒將，他在台退役後專心治學之外經常作詩，在大華晚報副刊的「瀛海同聲」和民族晚報副刊的「南雅」隨時都可以看到他的佳作，他現在已是台灣的名詩人了，他住在台北縣的中和鄉，我們也時相過從，他去年還寄了一首詩給我，我也就他的原韻奉和了一首，看起來真好像是狗尾續貂，因為他詩裏提到有關西昌艱

苦之行，我也不計工拙特地把它並錄在下面以博一笑。

廿餘年斷秦淮路 千里西昌艱苦行
海上重逢都白髮 閒來話舊愧言兵
浮海人同萬劫磨 不聞戰鼓聽清歌
危特貞士如險辟 征討仍須老伏波

鑲衣絕嶺崎嶇路 難遏忠貞壯士行
體健何妨頭白髮 復國還須仗老兵
赤禍神州受折磨 弦歌中綴扭秧歌
揮戈渡海收京日 定挽狂瀾使不波
這也算是我來台後一段可資紀念的插曲。

從堅守到撤退

胡宗南先生在西昌坐鎮以後，一切軍事計劃統由長官部直接負責指揮，把從各方遠道來歸的這些零星部隊，重新加以編併整補，將朱光祖團擴編成師即以第一師為番號報請國防部核備，並計劃將寧屬各縣地方團隊及民間武力編組訓練以備反攻，此時後勤補給祇餘天空由海南島唯一的一條途徑，偏偏在那暮春三月的氣候，天天陰雲密佈飛機無法大量飛來，因此天空的補給所得亦極有限，在那個時候匪方以三個軍絕對優勢的兵力，分由雅安、昭通、昆明三路來攻，直至三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匪軍兵臨西昌城下，胡先生隨即從容準備遊擊戰爭，在重作一番佈署後決定將所部交由羅列將軍負責指揮，羅將軍乃毅然臨危受命從事艱苦的遊擊工作，當晚即遵奉中央電令



前西康省政府及西安警備總部在台同仁合影
時在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前排右起第三人
為主席兼總司令賀國光將軍，第五人為本文
作者。

，胡、賀兩先生均以極沉重的心情率同
長官部，警備總部各級重要幕僚飛離此
一反共最後孤城抵達海口轉來台灣，彈
指光陰距今已二十四年又七個月矣。
人生本來就是億萬光年的一瞬，大
陸撤退的大小據點又止萬千，因為西昌
的撤離是整個大陸最後一個據點的撤離
，胡先生和賀先生也就是剿匪戰役中打

到彈盡援絕而最後才奉命離開大陸的高
級將領，現在胡、賀兩位先生均已先後
在台作古，筆者適又參與此役所以特地
就記憶所及把這個可歌可泣的「西昌淪
陷前後」寫了出來以供中外雜誌讀者參
考，事隔多年難免有墨一漏萬之處，好
在胡、賀兩位先生的僚屬參加這個戰役
在台先進甚多尚望加以補正。

中外雜誌社代售

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郵票通用）

文
史
書
刊

- | | | |
|----------------|------|--------|
| 關山煙塵記 | 喬家才著 | 台幣二十八元 |
| 多難興邦（約旦國王胡笙自傳） | 劉方矩譯 | 台幣二十八元 |
| 臺灣歷史概要 | 蔣君章著 | 台幣四十元 |
| 戰國風雲人物 | 惜秋著 | 台幣三十五元 |
| 漢初風雲人物 | 惜秋著 | 台幣三十元 |
| 實用新聞學大綱 | 徐興武著 | 台幣八十元 |
| 中華民國憲法要義 | 王成聖著 | 台幣四十八元 |
| 中國近代史要略 | 王成聖著 | 台幣二十四元 |
| 思 尊 選 集 | 闕家瑩著 | 台幣二十元 |
| 命運在你的手中 | 韓 德著 | 台幣三十五元 |